



日益法西斯化的行動黨政權

在最近召開的所謂“國會”會議，行動黨政權又提出了好幾個反人民反民主的法令及修正案：“出版物（修正）法案”、“國民服役法令”等。加上早已“通過”的“職工會（修正）法案”和“社團註冊（修正）法案”，真可說是法令如毛，這些法令就像一條一條的黑繩，企圖捆綁人民與左翼的手腳。

在“出版物（修正）法案”規定下，任何一個普通的警長，都可以隨意闖進任何住宅、任何建築物、任何場所、搜查任何人、任何東西——只要他認為有必要，或發現這些地方，這些人身上藏有所謂「不良出版物」。至於搜查得到與否，這是另一回事。這樣一來，新加坡豈不成為警察橫行霸道的社會了嗎？不錯，行動黨政權日前所進行的種種活動，都是朝向一個總目標：加緊把新加坡變成一個法西斯化的警察專制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有擁護行動黨政權的自由，而沒有反對行動黨暴戾統治的自由；行動黨政權及其走狗、奴才有為非作歹的自由；而人民群眾和進步人士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一切自由民主。這樣的社會，是十足的野蠻黑暗的社會。

目前，滿街狼犬，行動黨的軍警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抓人，公然把守在各中學校門前，搜查每名學生的書包，在上課時公然闖進課室傳人抓人。還有許許多多人半夜三更被綁架，下落不明，更有許許多多人不經審訊就關在黑牢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行動黨政權獨裁野蠻到這種地步，除了希特勒、蔣介石、吳廷炎之流以外，無人可與之相比。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存一絲一毫，而行動黨政權還不放鬆，它還要變本加厲，對人民、對左翼還要壓，壓，壓。“職工會（修正）法案”陰謀用以封閉堅持革命立場的左翼工團；“社團（修正）法案”陰謀用以封閉堅持革命立場的社陣、人民黨和民間進步團體；“出版物（修正）法案”則進一步將僅有的一點言論出版權利剝奪光；“國民服役法令”則強迫

青年當兵——不是當兵衛國，而是去接受反動思想的影響，去接受如何鎮壓革命的軍事訓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動黨政權不久前向美國購買了兩萬多枝高性能的最新式萊福槍。這些軍械，顯然用以擴充行動黨政權的軍隊，這些軍隊被稱為“衛國軍”，其實，應該叫做“衛黨（行動黨）軍”更恰當。在反動派當權的社會里，反動政權所養的軍隊、警察，都是鎮壓人民的暴力工具。行動黨政權的軍隊，警察當然也不例外。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政權越是反動，越是不得民心，就越要依靠暴力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現在，行動黨拼命加強暴力機器（擴充軍隊與警察），拼命制定種種法西斯法令條例，說明了它的政權正在面臨嚴重的危機，說明了它極其不得民心，說明了它受到人民的反抗與左翼的巨大的威脅與壓力，所以，要乞靈於暴力，要壓制人民，要運用其統治權力扼殺革命、摧殘左翼。我們有些同志和朋友，被行動黨政權殺氣騰騰的姿態所嚇倒，看不出行動黨政權是隻外強中乾的紙老虎，因而對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悲觀消沉，甚至落荒逃跑。這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錯誤，同時也是他們革命性不徹底的表現。“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地估計敵人的力量和過低地估計人民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

行動黨政權越是法西斯化，它就越是不不得人心，它就越接近於最後滅亡。它現在所走的，是希特勒、蔣介石、李承晚、吳廷炎所走的老路——一條走向墓墳的路。

語

★

錄

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死亡的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也往往在一個期間內被這種外強中乾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

關於中國無產階級 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新階級的主要標誌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奪權鬥爭。奪權鬥爭，就是新階段的戰略任務，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代理人的決戰。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革命群眾把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立即堅決支持，並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號召人民解放軍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毛澤東主席的這一偉大號召，立即得到廣大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熱烈響應。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隊伍，對一些地方、一些部門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盤踞的堡壘，正在一個一個地奪取，一個一個地鞏固。“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

那一小撮中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陣線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們同一切反動派一樣，絕不甘心自己的滅亡，他們也同一切反動派一樣，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絕不能成佛。“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是絕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語）對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來，也是這樣。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經驗表明，在奪取鬥爭過程中，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們掌權的時候，總是運用他們的權力來對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鎮壓革命群眾。在他們權力被革命群眾奪掉的時候，他們還是千方百計的進行反奪權，妄圖反攻倒算，把他們失去的權力再奪回去，有的地方，這些反動傢伙正在從新組織他們的反動隊伍，積極地拉攏地富反壞右份子（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蛋、右派），收羅社會渣滓，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反撲，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有的地方，這些反動傢伙，採取“打進來，拉出去”的辦法，妄圖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妄圖篡奪革命造反團體的領導權，來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有的地方，這些反動傢伙利用他們還掌握的一個工廠、一個車間、一個單位、一個生產大隊，來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破壞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妄圖擾亂國家的經濟生活，以達到他們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反奪權的政治目的。

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奪權和反奪權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是敵我矛盾，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里奪權，這是個大方向。

凡是經過半年多來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地方和單位，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面人物，革命群眾已經看清楚了。在奪權鬥爭中，無產階級革命派集中目標，狠狠地打擊敵人，並且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第二、堅決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團結廣大群眾，這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鬥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條件。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就不可能勝利地完成奪權鬥爭，就是奪回了一些權也還會喪失。這個大聯合，具體地說，就是實行革命群眾團體、革命幹部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三結合。實行這種大聯合，並且鞏固這種大聯合，就必須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整頓思想，整頓隊伍，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去克服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錯誤傾向。所有這些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行動，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都是當前尖銳的階級鬥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這些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無產階級革命派正遵照毛澤東所一貫提倡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去解決。如果有人堅持這些錯誤思想和行動，發展下去，就可能從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

革命群眾組織奪回了某些部門的權力，本身的地位就接着發生了變化。在這個時候，革命隊伍當中一些人的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很容易發作。因此，無產階級革命派就必須提高警惕，排除一切私心雜念，在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一切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以大局為重，不開個人的名譽地位，堅決響應毛澤東主席“節約鬧革命”的號召，不講財產、講闊氣，不浪費國家財富，不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打中。

奪了權的革命群眾組織和負責人，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群眾和群眾組織採取了團結的方針，爭取大多數而不排斥大多數。這樣做，有利於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利於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新秩序。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湧現出來的革命鬪將，爲了使自己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忠於以毛澤東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爲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來，不做歷史舞台上曇花一現的人物，正老老實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認真地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第三、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寶貴財富，他們可以成爲奪權鬥爭中的骨幹，可以成爲奪取鬥爭中的領導。這些領導幹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在黨內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鬥爭，他們已經在群眾前面公開表明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一邊，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共同戰鬥。這些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鬥爭經驗比較豐富，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組織能力比較強，有他們參加奪權的核心領導，對於奪權和掌權都是十分有利的。對於犯有錯誤的幹部的政策是：要有所區別，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而不是堅持不改和屢數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對於這些人，只有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才能使犯錯誤的本人心悅誠服，也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在中國黨政機關和企業事業的一般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他們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本單位奪權的重要力量，對於這一點，絕不能忽視。

第四、這一次在中國許多省、市、機關、企業、單位展開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職和改組，而是毛澤東主席親自號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只有這樣，文化團體和學校煥然一新，徹底清除資產階級的舊東西。奪權鬥爭的經驗證明：在奪權鬥爭的過程中，要有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的領導幹部，經過醞釀和協商，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負責領導奪權鬥爭。這個臨時的權力機構，領導“抓革命，促生產”，使生產系統照常工作，指揮原來的業務班於必要時加以調整，執行任務；並且組織革命群眾對業務班子實行監督。經過這一過渡，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創造更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嶄新的政權組織形式。

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盤踞的爛掉了的一些單位，他們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這些單位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原則。既然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一些單位，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權的機構，無產階級革命派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收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主席革命路線的指

引下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偉大的群眾運動，已經開始創造並將繼續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自下而上的發動億萬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打碎舊東西，創立新形式，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上，在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開創了新紀元。它將大大地豐富和發展巴黎公社的經驗，大大地豐富和發展蘇維埃的經驗，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向一些地方、機關、部門、單位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奪權鬥爭，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在奪權的過程中，加強無產階級的專政，這是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條件。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同國內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壞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衆，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例如，所謂“中國工農紅旗軍”、“所謂”龍護軍“(?)，所謂“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義組織起來的名爲革命派實則“保”字派的組織就是這種反動組織。這些組織中的多數群眾是受蒙蔽的，應當爭取教育的。但是，這些反動組織的一小撮頭目，却處心積慮地砲打無產階級的革命司令部，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暗害革命群眾，收買職工，停止生產，中斷交通，破壞和搶劫國家財產。他們趁火打劫，妄想變天，這種反動組織，有的是在頑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指揮下進行活動的；這種反動組織是建築在沙灘上的，一旦被群眾識破，就會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頭目，就會被群眾揪出來。隱藏着的牛鬼蛇神一起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正好乘此機會來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對於這些反革命伙家，非實行專政不可，毛澤東指出：對於反動派，必須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正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目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已經取得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奪權鬥爭的決定性的勝利，正是“雄雞一唱天下白”，一個空前鞏固、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正邁着巨大的步伐在歷史大道上前進！

黨堅決抵制“社團法令”

代表大會一致通過

黨代表大會於本月二日成功地召開了。

這次代表大會主要是討論行動黨社團註冊官的來函，要我黨遵照“國會”所通過的所謂“社團法令”，且限於我黨必須在三個月內遵照其“法令”，完成黨章、黨名與黨徽之修改，否則，“部長”可下令封閉之。

黨代表大會一致譴責行動黨之法西斯鐵腕統治。同時一致通過支持黨中央之堅決抵制“社團法令”之決議。

黨代表大會堅信，在左翼政黨、職工會進步團體的堅決抵制與粉碎下，一切違背人民群众的所謂“法律”、“法令”，都將成為一團廢紙，有名無實。

美蘇間的「君子協定」

據巴黎方面傳出來的消息，法國總統戴高樂也認為，美蘇正在加緊勾結，企圖達成所謂「君子協定」，以便美國可以「放手對付遠東」云云。

對於這項報道，外電語焉不詳，但是，誰都知道，所謂「放手對付遠東」，主要是指放手侵略越南和放手反對共產中國也。這也就是美蘇聯合出賣越南，這也就是美蘇勾結共同反華！

從最近許許多多的消息看來，戴高樂的看法確實大有根據。

譬如，美國總統約翰遜在今年一月十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就頗為滿意地列舉去年美蘇進行全球性大交易所取得的實際結果，他還表示今年要繼續在所謂「裁軍問題」和「控制核武器」等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交易。

美國通訊社也透露，約翰遜已經讓新任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帶給蘇聯領袖一封密信，據說是表示「美國要監一切努力來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和達成各種裁軍協議的願望」。在湯普森走馬上任前，約翰遜曾指示他設法促使蘇聯領袖在越南問題上進一步為美國的「和談」騙局奔走效勞。與此同時，美國務卿魯斯克亦公開宣稱美國希望在今年同蘇聯締結所謂「防止核擴散」條約。

此唱彼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費德林就會在本月十日在美國的電視節目中公開表示希望結束越南戰爭，以便「使我們（指美蘇）的關係得到最好的發展」。蘇聯報刊也頻頻鼓吹「停炸和談」，要美國以對北越實行轟炸「降級」來換取「和談」的實現云云。莫斯科衰衰諸公顯然想犧牲越共，顯然想以默認美國軍事霸佔南越來換取「同華盛頓的諒解」。

我們也看到，美英報紙最近的報道，說什麼華盛頓對於美蘇關係的發展「洋溢著異乎尋常的樂觀氣氛」，說什麼今年需要密切注意的「最大的外交政策發展，就是美蘇間的非正式聯盟」。

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所說，美蘇的加緊勾結主要就是為了



反華，使雙方的矛頭都指向正在開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中國。在這方面，蘇聯要員們賣勁得很；總理柯斯金最近親自跑到靠近中國的海參威、伯力等地進行視察，有所部署，而火箭部隊總司令克里洛夫在一月廿一日又來到中蘇邊境窺伺，作了所謂中國局勢的報告；還有武裝部隊首腦崔可朱和公安部長謝洛夫等，也在莫斯科大發反華言論。

總而言之，所謂美蘇「君子協定」，其實就是強盜結伙，這東西兩「霸王」企圖狼狽為奸、主宰世界。他們把毛澤東所領導下的共產中國視為眼中釘、心中刺，正是因為主張「造反有理」的毛澤東思想在亞非拉地區已發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得不利于「霸王」稱霸也！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廣泛傳播

拉丁美洲人民反美獲新進展

革命力量更壯大 民族革命深入發展 將獲更大勝利

在世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大好形勢下，拉丁美洲人民壹年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取得了新的進展。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拉丁美洲廣泛傳播，廣大人民的革命覺悟不斷提高，革命力量在同各色各樣敵人——包括現代修正主義力量鬥爭的過程中，日益壯大。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正在深入地向前發展。

美帝統治地位更加動搖

近年來，隨着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發展，美帝國主義在這個地區的統治地位更加動搖，因此，它瘋狂地對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進行直接的武裝鎮壓，在更多的國家中扶植親美法西斯統治。在加強政治、軍事控制的同時，美國壟斷資本加速侵入拉丁美洲國家，加緊進行掠奪；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的文化

、教育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滲透也更加無孔不入。在這種情況下，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變得更加尖銳。

毛澤東主席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在拉丁美洲的情況也正是這樣，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革命力量的殘酷迫害，激起了各國人民，特別是親美獨裁統治下的廣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在目標集中針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各階層的革命人民廣泛地採取了行動；拉丁美洲人數最多、受苦最深的農民有了新的覺醒。

去年八、九月間，巴西全國的十幾萬名大學生，英勇頑強地舉行了持續一個多月的反美、反獨裁鬥爭。他們不顧幾萬名軍警的殘酷鎮壓，勇敢地走上街頭，直接向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法西斯統治沖擊。厄

瓜多爾人民在群眾性的鬥爭中提出了鮮明的口號：「打倒美國剝削者！」「給厄瓜多爾帶來悲劇的美國佬滾回去！」去年三月，這個國家的工人、農民、學生、職員、家庭婦女和其他各界人民，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打倒親美獨裁政權的鬥爭怒潮，沖垮了以美國走狗希洪為首的軍事獨裁政權。在阿根廷，親美軍人翁加尼亞去年六月底上台以後，立即遭到幾萬名大學生和數十萬名工人的反對，他們相繼起來開展反對親美獨裁政權的鬥爭。

拿起槍桿子英勇地戰鬥

在這一年中，巴西、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阿根廷，多米尼加等國的農民和農業工人為了獲得土地和生活權力，繼續不斷地發動了奪地、反飢餓進軍、罷工等鬥爭。在農民遭受深重苦難的巴西東北部，正醞釀着一場更大的鬥爭風暴。

毛主席曾經指出：「革命的 centre 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是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在拉丁美洲，由於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變本加厲地實行武裝鎮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武裝鬥爭是他們擺脫剝削和奴役、取得解放的唯一出路。不少的革命者拿起了槍桿子、前赴後繼地英勇戰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危地馬拉、祕魯和尼加拉瓜等國家的游擊隊在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之下，仍然在山區和農村堅持武裝鬥爭的道路準備進行長期而艱苦的革命戰爭。

毛主席還教導說：「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了才幹，而是幹起來才學習，幹就是學習。」拉丁美洲的游擊戰士正在戰爭實踐中學習戰爭。一些國家的游擊隊在同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尖銳鬥爭中，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取得了進一步發展。在委內瑞拉，一批堅持武裝鬥爭的力量，拋棄了某些修正主義份子宣揚的投降主義路線，主張繼續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戰鬥了一年的祕魯游擊隊正在總結經驗，重整隊伍。儘管鬥爭中有曲折和反覆，但是，游擊隊員們堅決地表示：「武裝鬥爭是拉丁美洲唯一的希望。」

繼承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理論

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一些先進的革命者開始接受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理論。他們批判了那種脫離群眾、企圖依靠少數的流動游擊隊活動輕易取得勝利的道路，強調指出真正的武裝鬥爭必須有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充份發動群眾，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一些國家的革命者表示，他們將在自己國家的鬥爭中採取人民戰爭的形式。

(轉入第六版)

覺醒中的泰國工人

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報道，在過去一年來，泰國工人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他農——巴博賈集團的殘酷剝削與壓迫的鬥爭，此伏彼起，有增無減，工人們經常採取了怠工、罷工等形式，反對美帝及其泰國走狗。

電台說，據不完全統計，去年頭九個月，泰國工人共進行了二十四次鬥爭，有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多人參加，約等於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參加人數的總和。

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和泰國報紙報道，僅在去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五日的一周間，泰國各地共爆發了四起罷工。九月卅日在東北部阿叻府美軍基地工作的二千多名

泰國建築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十月一日，泰南宋卡府二百名汽車工人罷工，要求保障工人的生活和安全。十月三日至五日泰國東北部坤敬府修築新機場的泰國工人七百多人罷工並遊行示威進入市區，抗議美國建築公司隨意解僱工人。在打卡里基地的六百多名泰國建築工人於十月五日開始罷工要求保障他們的起碼生活。



（接自第五版）

同時，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革命者還認識到人民戰爭的主要戰場是農村。要取得武裝鬥爭的勝利，必須主要地依靠農民，要在農民中進行長期艱苦地工作。現在，一些游擊隊已經開始重視發動農民的工作。委內瑞拉堅持武裝鬥爭的力量明確指出，必須把武裝鬥爭的領導機構從城市轉移到山區；祕魯大學生帶着毛主席的著作深入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地區，組織農會；主要由農民組成的哥倫比亞游擊隊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用土地雷、陷坑等土辦法來對付配備有美國新式轟炸機的政府軍；危地馬拉一些游擊隊也正在農民中進行革命宣傳，並着手建立民兵和組織農民委員會。

建立更多馬列主義政黨

毛主席說：“爲了戰勝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必須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綫，必須團結不包括敵人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繼續進行艱巨的鬥爭。現在，拉丁美洲的一些革命組織已經把建立這樣一種革命統一戰綫，作爲重要的任務。它們指出，必須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統一戰綫居於領導地位，建立工農聯盟作爲統一戰綫的基礎，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並注意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這個陣綫。

毛主席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過去一年中，拉丁美洲各國的革命力量，在同現代修正主義的劇烈鬥爭中進一步發展壯大，新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在更多的國家中建立，這是這個地區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深入發展過程中意義深遠的事件。

把毛澤東思想當作反帝反修的鬥爭武器

這些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組織的建立，是毛澤東思想在拉丁美洲廣泛傳播的結果。拉丁美洲的革命者把毛澤東思想作爲指導他們進行革命的強大思想武器。他們的先進人物指出：「修正主義者越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越是害怕毛澤東思想，革命者就越是需要學習毛澤東思想。」並且表示要把毛澤東思想「當作反對美帝國主義、大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莊園主的鬥爭武器，當作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及其本國修正主義者的鬥爭武器」。他們說，有了毛澤東思想，就能擔負和實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歷史任務——把美帝國主義趕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開創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同時，他們都把認真學習和努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思想建設的一項中心任務。

這些新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對立面，它們堅持革命原則，同以蘇共領導集團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又不斷揭露和批判現代修正主義者散佈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投降主義的謬論，並正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作風上同現代修正主義徹底劃清界綫。這些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組織代表着這些國家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這些國家的未來希望。

更激烈反美風暴將興起

可以預見，在美帝國主義長期控制下的拉丁美洲，不管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曲折和反覆，隨着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大陸的進一步廣泛、深入的傳播，隨着這個大陸的革命力量的繼續發展和壯大，必將興起一場更爲激烈的反美革命風暴，兩億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必將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南越苟知區訪問記

澳洲記者貝却敵

去年初我訪問北越時，看見農田上長滿了水稻和番薯，自衛隊在進行演習，小學生們在空襲之後又走出來上課。但在我最近的一次南越旅行中，我看見的土地是一片光禿的，當一架直升機飛走後，裸着身體的南越農民站了越來推着鐵犁，揮動着鋤頭在稻田上耕作。當直升機回來時，他們立即又伏倒在地上。這便是我在嘉定省苟知區所看到的情形，這個在西貢外面的省份共有六個區。

去年一月十九日，美軍第廿五步兵師第二旅在苟知建立了它的總部，在此之前，美軍、澳洲軍、新西蘭和南越西貢軍聯合對這個區的十八個村莊和六萬人民進行了一次十天的「掃蕩」。美國人說，在一月十九日以後的一個月內，他們對苟知區發射了十八萬枚砲彈。從那時起，他們大致上仍然繼續這個相同的發砲率，並且每天都用飛機進行襲擊。我在苟知的那段期間內，美軍每晚一般都是環繞着警備區四周進行砲轟，迅猛的砲火在晚上隨時都會出現，雨點般的砲彈落在農田上。

我第一次訪問這裡大約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時我所看見的綠竹環繞，饒有生氣的村莊現在已無跡可尋了。我看不到一間房屋，甚至一棵樹、一頭牛。但人民組織起互助隊，輪流從游擊活動中抽出時間來在稻田上耕種。生產必須繼續下去的，雖然村莊、房屋不見了，但人民仍然在那裡，他們和生命、土地緊緊地相連在一起，也和敵人纏在一起，隨時隨地給敵人以猝然的打擊。

我曾經和一個瘦削的、裸着身體的農民交談，他一點也不感到尷尬，因為泥漿消除了這樣的感覺。他像一具活的粘土塑像。他說：「我家的人一直住在這裡，我的父親、祖父和祖父的父親，以至無法計算到的祖先。即使那些美國鬼用炸彈和坦克翻起了坟墓，他們的骸骨還是躺在這裡。我要在這裡活下去和鬥爭下去，如果我被美國佬的炸

彈炸死，那末我的骨頭至少可以和我的先人埋在一起。

我問道：「你們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生產東西嗎？」他回答說：「沒有以前那麼多，但仍然足夠我們生活和戰鬥。我們沒有水平，美國人也毀壞了我們大部份的農具，但他們用炸彈和砲彈替我們“犁”田，我們只須要把翻積了水的彈坑和播下種子就行了。他們曾企圖用坦克車來壓壞莊稼，但當開始的兩輛陷入泥淖中後，他們便不得不放棄這樣做了。這幾天來我們比平日多放了些水入稻田里。」說到這裡，他笑了一笑，這樣他面頰的泥巴便掉下來了。他繼續說道：「我們苟知的人即使要吃野草、樹根，甚至泥土，也決不離去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我們將戰鬥到底，直至最後的一個侵略者滾蛋。」

美軍第廿五師第二旅的苟知區總部到西貢的路程約是廿五英里，而兩地之間的直線距離僅約十三英里。但這個旅經常維持一支有二千人的警備軍和二百輛坦克，以及裝甲車和其他車輛，另外還有廿多架直升機。儘管苟知距離西貢這樣近，而美國駐軍的人數和裝備又是這樣優越，但這個區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面積中，只有一又二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地方被美佔去，澳洲軍也只佔去了一小塊土地，其餘的地方都在南越民軍的控制之中，美國人如果要走出警備區以外數英里的地方，他們就必須出動整營人，並且用坦克和裝甲車先行，同時還用飛機和直升機保護。美軍基地周圍的保

安程度當然是最大的了，但約在我抵達這裡之前約三個星期——七月廿六日晚上，民軍用81毫米口徑的迫擊和75毫米口徑的無後座力步槍猛轟美軍的警備區，這次襲擊持續九十分鐘之久。通常一樣，民軍撤走時一個人也沒有犧牲，雖然西貢美軍司令部沒有透露他們損失的程度，但苟知的民軍隊長對我肯定地說，美軍最少有六十輛裝甲車和其他車輛以及九架直升機被毀壞。這次事件以後，美軍出動了巨型的B-52轟炸機連續兩天轟炸附近的一個橡膠園，因為他們相信民軍躲在那里。但民軍隊長對我說：「我們沒有一個人傷亡。我們的部隊具有高度的機動性，並且善於對付炸彈。」

苟知的美軍希望截斷民軍從他們的基地到西貢周圍活動的路綫，美軍知道民軍這個基地是在西北面叢林之中，但是他們太遲了。如果我以前在苟知訪問過的村莊消失了，那末西貢郊外的很多軍事崗亭也同樣被民軍摧毀了。村莊雖然消失，但人民仍然在地下活動。我上次遇見的民軍現在已經躍在苟知地區，把活動擴展到西貢周圍，在這個城市外面僅數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基地，沒有被摧毀的敵人崗亭也已經被緊緊地包圍了。

美國人更大的計劃是從西貢東南的海岸處通過邊和省，苟區一直到柬埔寨邊界來製造一條封鎖綫，企圖一方面截斷民軍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人力和糧食來源，另一方面阻止民軍向西貢推進。因此，美軍便在第一師和第廿五師的基地周圍進行「殺光、燒光、毀光」——他們稱作「掃蕩」行動。

我問這位民軍隊長：「他們的“掃蕩”實在是幹什麼呢？」他答道（轉入第八版）



七十二節橋

從草湖到查島的林間小路上有一座七十二節橋，橋的每一節約長二·三米。這是一種用樹干做橋身的獨木橋。當地老百姓造成了這座橋，到島上去就有了一條捷徑，省得用船擺渡或多花時間繞路。

一九六四年初，敵人向盛富縣盛豐鄉進行“大掃蕩”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圖省事，也想利用這座橋通行。

當地的一個游擊小組（二男一女）知道了敵人的企圖，準備給他們“隆重的接待”。

在草湖橫行了兩天之後，敵人的一股部隊想通過這座橋接近路到查島、大島去，可是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沒有一個敵人敢踏上這座橋一步。他們用機槍連續向查島上亂射了一陣，那個“別動隊”隊長大着胆第一個走上橋。他一邊走，一邊命令偽軍們跟着他。

他走了一節又節；當他走到第五節的時候，突然砰地一聲，從河對岸右方的森林里，飛過來一發步槍子彈。偽軍隊長左肩中彈，慌的他叫喊起來：“有游擊隊……游擊隊……”還沒有喊完就翻身掉到泥潭里了。

敵人馬上用迫擊炮和機槍向森林那邊亂轟亂射，掩護橋上的偽軍繼續沖過去。可是這批傢伙嘴里喊着而腳往後退。有一個傢伙從橋上

走下來面無人色地說：

“過這座橋等於重新投胎！誰不要命就爬上去！”

一個偽軍上士立刻拔出手槍威脅說：

“誰敢擾亂軍心？不上去我就崩了他，快沖！”

六個剛從橋上下來的偽軍，對那下士說：

“您本事大，請您走在前頭，我們跟着。”

那上士無可奈何，調來了輕機槍，向對岸森林里打了五梭子彈，又命令迫擊號轟擊，掩護他上橋。他下令的時候是那樣不可一世，可是剛踏上橋，他的兩腳就開始發抖。走到第九節偽軍隊長被打傷的地方，他簡直寸步難移了，兩腳不住多索（口旁），眼睛也花了，連忙扶着橋欄杆。

在後面的偽軍冷言冷語地說：

“怎麼啦？上士？還是回去吧！”

爲了在部下面前保持面子，那上士只好抓緊扶手，硬着頭皮前進。走過第九節橋，居然沒有發生什

麼情況，他暗自高興，腳也不像剛才那樣發抖了。走到第十節也還是平安無事，他轉過身趾高氣揚地喊：

“都給我過來！快！你們這些怕死鬼。”

一個偽軍中士跑上橋去督促士兵。這傢伙從來沒有走過獨木橋，走到第二節，已經怕得不行了，後面還有一個偽軍緊跟着他，他的腳仍然在打顫。

走在前面的偽軍上士得應地說：

“就那麼幾個游擊隊員，幾根破槍打了一兩聲都跑了，你們還怕什麼！怕……。”

話還沒落音，砰，砰，砰三聲土槍從森林里打出來，連那些沒被打中的偽軍在內，一共有十五個敵人掉進泥潭。在泥潭底下等待他們的一排排尖桩。尖桩扎得他們滿身都是窟窿，死的傷的不少。他們你怨我，我怨你，互相咒罵。那偽軍上士被打死了，那中士掉了下去，扎在尖桩上，像一頭被宰的豬那樣叫喊。

岸上那些偽軍說：

“我早就說了，我的長官！過這座橋等於重新投胎嘛！”

他們只好又用火向森林亂射一通，一面設法打撈掉到泥潭里的偽軍。

（接自第七版）

：「他們有幾個目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將他們基地鄰近的村莊變成一個荒蕪的地區。他們毀掉我們的房屋、莊稼、防空洞、耕牛和農具，破壞我們的壕溝和地道系統。如果有傀儡軍參加，他們還多一個任務——抓壯丁。美國人這些襲擊造成了一些破壞，但他們也付出昂貴的代價。我們用他們的武器來回敬他們：未爆的炸彈變成反坦克地雷；殺傷彈變成殺傷地雷。他們試圖用探雷器來發現它們，但滿地都是金屬、探雷器也不能幫助他們的。我甚至收集到他們扔進地道的毒氣瓶。

「有時他們破壞了一段地道，但我們很快便重修好了。我們有超過一百廿四英里長的地道通往各地、把每一間房屋、每一個村莊、現在甚至每一個地區都連結起來。當敵人逼近的時候，我們沿着地道撤走，敵人離去後才又回來。由於地道能夠通到距敵人的砲兵陣地很近的地方，我們的部隊可以調動到最有利的地方來打擊他們。我們行動的神出鬼沒使敵人愈來愈膽怯了。你上次來這裡的時候，敵人僅僅一連（約一百五十人）便敢進入我們的地區，但是現在若沒一、二千人的話，他們是不敢行動的。無論那里崗亭和警備區，包括美國人的在

內，那里便被日夜包圍，如果要走出外面，他們一定要在最初的幾分鐘後傷亡一些人。

我這次訪問了地下學校、診療所、工場和農民的家，他們的屋頂實際上便是地面。地道里還有「奠邊府」型的廚房，這種廚房設地下「烟囱」，它的通道和地面平行，並能把「埋掉」，以免讓敵機發現前來轟炸。當我和民軍隊長告別時，他這樣說：「如果你在西貢解放時經過這裡，你將仍然見到苟知人民，除了那些已經在西貢等候的外。」

（宋塘節譯自十月一日“國民前衛報”）。